

我輕抱在寂寥中向我傾倒的小情調

一天，我竟懂得看海，懂得聽 podcast，懂得嚮往鄉村農間，懂得傾慕於一人，是它，讓我擁有些許自以為的浪漫——孤獨。

臨近夜沉，薄暮冥冥，放學的鐘聲彷彿正在為西落的太陽送行。每當這時，我只需坐在座位上，等待此起彼落的嚷嚷聲逐漸退散，才默默從這個小舒適圈起身離開。拖著高腳凳，配上平時根本不敢站上去的講台，一場長篇大論、滔滔不絕的演講就此開演，主題是懦弱與交友之道。礙於干擾，索性把教室後方的燈全都關上，僅留一盞黑板燈，拉上窗簾更有全場焦點的效果。冷漠的觀眾席不發一語，更無喝采，但台上的歌星似乎陶醉其中，竟連跳舞也沒落下。空蕩蕩的教室，無止盡的沉默，一人的對白，毫不掩飾，寂寞，擁在懷中，溫存，或許一個人……也挺好？

「自認為的羅曼蒂克，是孤寂編織出來的一個幌子」

探出門外，看不見盡頭的長廊被深淵吞噬，天不例外，就連一草一木也不放過——唯有微弱的螢光紅在飲水機處奮力掙扎，它是我今天感受到的第一份熱情。舉步艱難，打從出門後的我，手就未離過口袋的暖暖包分毫，好在今天的風沒如上次放縱，卻依舊冷酷、漠然。緩步下樓，樓梯間迴盪著我的步伐聲，規整的節奏是節拍器，溶解凜冽的溫柔是耳機裡的 R & B。過小徑，登石階，坐臥於木椅，散落的花瓣在桌面渲染開來，沒有漣漪，僅存斑駁，不久前的今天，是花的洗禮，是它對有心人最後的憐憫。溼潤了的眼眶，不想有任何猶豫，就讓淚落下，明月可以作證，花，是流淌後的冀，即使它再也觸不到那縷金黃。

「這很情緒化，這些情感正扼殺我的偏見」

路線偏離了軌跡，駛入，果然，燈熄了。仍是冷清，但我總還想看看位子上是否有身影，是否有擦肩而過的悸動和過度解讀的問候。沒有。永遠沒有。近

在咫尺的真心，是癡心妄想，是海市蜃樓。但我仍舊不禁去想，去期待，想有一天你會明白，盼有一天你會回過頭來。靠著窗邊，手挨著牆，眸，闔上：附和著笑，緊握著手，不再揣摩文字背後的蛛絲馬跡，不再剖析交友圈上的千絲萬縷，這大概……是裹住現實的泡影。夢醒，目光朦朧，外頭的夜又更濃烈了。邁開幾步，彷彿海闊天空，不爭氣地回頭望，沒有身影，永遠沒有。剎那，一道光灑落，輕撫，迎受，幾乎，直擊心房，於這渾沌中——感應式探照燈，這是我今天感受到的第一份慰藉。

「於是我多了好多幻想，為此駐足、徘徊。我釋然，幸虧我還是一個人……」

暗紅，襲來，映入眼簾，深陷漩渦，墜入歲月的圈套，不知走了多久，景物沒變，人沒變，心弦，卻不由顫抖。順著白線跑道反方向走，倒帶，隨風，訾議撲面而來。

「你應該要是女生，這樣一男一女剛剛好，況且你還沒出生的時候，大家都認為你是女生呢，害我還高興了一會兒！」

「哥哥很優秀，你呢？站上頒獎台的是他，得到他人稱讚的是他，難道你想在他陰影下生活嗎？」

「我怎麼可能跟你在一起，更何況……我很正常。」

走在時間的流沙，是踐踏，更是自尋短見。遍布荊棘，興許只有跑，我才能不痛，不反抗，不自欺欺人，抑或是，早就麻痺了。彎道，我放慢速度，腳步愈來愈慢，愈來愈慢，慢到…秒針與我相遇，止，入目：一幀畫面、一段話、一個人。

「你並不孤單，如果你或你認識的人現在有困難，今天就找個人談談。」

生命線協談專線：1995，免費·機密·服務時間:24 小時全天候回覆。」

螢幕顯示著，不可觸的救贖。

「一……一次就好，拜…拜…拜託，我…我沒有錢，更沒有才…才華，我只求能不能讓我變…變得聰明一點，變得好看一點，至少我…我就不會輸哥…哥哥這麼多了，我願意折…折壽代為交換！」

鬚鬚乞討，向著天。

我蹲下，癱倒在深紅的他早已不省人事，任由淚珠放縱、命運作弄。擁入懷，殘存的溫暖沒能留住他，現實中依然如此，是我確死的童年碎片。這是我至今感受到的揮之不去的陰霾。

秒針，擦身而過。

順著刻度，盡頭，是死寂的荒蕪。彼端，模糊的身影，揮舞著手，似乎在迎接，又像是道別。是我。不知道什麼時候的我。依稀可以確定，他，是釋懷後的孤寂者，是斷翼後熾天使，卻依然奮力發光。希望背離著我綻放，童年的陰鬱，快要將我淹沒，或許……我應該相信孤獨。

回頭，我沒有停下，放下這枷鎖般的回溯，橫跨分秒，擺脫赤的囹圄。那是一片廣闊與雄偉的草原，是，它被吞噬了，就跟天一樣，就跟我一樣。徜徉，雙手作枕頭墊著，與黯相望，這是浪漫，我確信，儘管電話那頭，是質疑跟鄙視。

「是誰讓我變得這麼感性，是孤寂，或許它才是救贖。」

一個人久了，竟開始自顧自的找理由誑騙自己，但盤桓在寂寥中，我才能懂愛、懂悲傷、懂看風景、懂療癒傷疤。

最純粹的浪漫是音樂和風景；最動心的浪漫是思念和遙不可及的距離；最撕心裂肺的浪漫是回憶和無藥可醫的傷疤；最自以為的浪漫是有心的靈魂和孤獨。至少我是這樣認為。

星辰在暗中閃耀，明月可以作證，我輕笑，我仍是一個人……